

新潮大學叢

20TH CENTURY ENGLISH READER

廿世紀英文傑作精選

台灣大學英文讀本

(全譯本)

一九七二年修訂新版

新潮文庫編輯部譯

- 文 學
- 人文科學
- 社會科學
- 自然科學

長榮書局總經銷

新潮大學叢書2
臺灣大學編輯
本社譯

廿世紀英文傑作精選

——大学英文读本

志文出版社印行

原序

二十世紀英文讀本的編纂有幾項特別的目的：一、在這本集子裡我們不僅收集了文學作品，而且還包含了有關於一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論述。因為我們深信大一英文課程是廣泛教育的課程，大一新生在英文課程中應認識現代人類的智能思慮與尋求所得的一些重要觀念和成果，但是在這裡我們要說明的一點是雖然我們不一定贊成這幾篇文章的見解，然而我們還是收集這些文章藉以激起課堂上建設性的、引起深思的討論。二、除了幾篇詩之外，我們所選的作品都祇選自現代作家。這點雖因強調介紹現代知識的結晶，而成了約束我們的條件，然而我們仍然確信大一英文的學子們應該浸潤在英語寫作的現代方式裏，俾能在模仿中寫出符合現代英語風格的文章。三、顯然地，大一英語課程無法敎完這些教材，但我們的用意是讓老師在課堂上講授較少數的篇什，而要求學生們把其餘的當作課外讀物讀完。唯有多讀才能讀得好是千真萬確的。四、為了幫助學生能自己讀這本書，我們提供了充份的中文註評，大多數困難的單字、片語、文法結構及文題參考資料都以中文解釋，以便學生們不必讀一頁書就得查五十次以至百次的字典。此外，有了這些中文註解，老師們在教學上可省去許多時間，這樣老師們就能夠較平常多講幾篇了。總而言之，提供中文註解的用意是爲了節省老師和學生們的時間，更且是爲了在教與學雙方獲致更佳的效果。

在大一英語教學上，這是一個新的嘗試，至少在國立臺灣大學的歷史上是如此，我們希望這本教材能

够為大學新生提供札實的知識食糧，使得他們在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知識份子上有個良好的開始，而在語文上成為優越的英語讀者。同時要是他們寫作，也不會寫得像 Dr. Samuel Johnson 了。

編者，一九七〇・七月

再 版 序

這本讀本已應我們的希望加以訂正，以便更能達成原序裡陳述過的旨意。

顏元叔一九七一・八月

編譯序

臺灣大學新近編纂了一部「廿世紀英語讀本」，做為大一英文課程的統一教材。所選作品除了文學部分裏幾篇雋永的詩以外，全部選自當代一流的作家學人。其內容依性質分為文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部門。廣泛地為大學新生提供最新而札實的知識食糧，以便「新鮮人」在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知識份子上有個良好的開始，而在語文實力上成為優越的英語讀者。這是這部讀本的特色之一。本書「廿世紀英文傑作精選」，即此讀本的全譯本。

要透過英語吸收現代人類智慧的豐碩成果，要寫出符合現代英語風格的文章，首先必需浸潤在英語寫作的現代方式裏，研究、適應、欣賞、模仿、鍛鍊、征服，以臻於運用自如，左右逢源的境界。原書編者獨具的眼光和深遠的用心，的確值得我們衷心推崇和佩服。然而一方面鑑於原書內容之豐富與教學鐘點之有限，大一英語課程也許祇能講授其中一部分教材；而學者雖亟欲利用課外時間把其餘的篇什當作課外讀物讀完，以達到前述的境界，並切實充實自己的學養，實際上亦有種種的困難。另一方面，多讀才能讀得好，這是習修外文的最佳途徑之一。基於上述消極積極兩方面的需要，重以多數學者的要求和鼓勵，我們於是決心譯出這部讀本的全部文字，為大一英語學者及所有讀者略効棉薄之力。

本書旨趣，在幫助使用原書者節省時間，並獲致更佳的教學效果。學者在研究原文時參考本書，可以省去讀一頁原文就翻查數十次字典的寶貴光陰，俾能真正而從容地讀完全部教材；教授則可以藉省下部分

廿世紀英文傑作精選

二

純屬提供註解的功夫，多講授其餘的篇章，或在更高深的層次上作更多的啟導，則學者受惠更多了。

原書所附註解，文字經濟，句法優美，具有啓示性和鼓勵性，確是原書的又一特色。我們特別輯選其中有助於了解作者、掌握題旨的部分，附在各篇之後，以爲作者及作品的簡介。其實它們原來就是綱領中肯，深入淺出，大家手筆，活躍生動的評述短文，堪供我們再三品味。我們謹此感謝原書的編註者。本書付梓匆促，錯誤之處難免，尙祈教授、學者隨時惠加指正，以便我們改正。

六十一、十、志文出版社編輯部

文

學

目 錄

文 學

原序	一
再版序	二
編譯序	三
一、論詩的欣賞教學	歐立德
二、海戀	梅斯菲爾德
三、我浪跡異域	一三
四、當我年華二十	一五
五、茵湖島	華斯
六、餘音裊裊	慈曼
七、奧西曼地亞士	一七
八、鷹	尼生
九、他殺了的那個人	萊萊
十、靈魂的選擇	一九
十一、我沒有閒暇去憎恨	一五
十二、雪夜林畔	一三
佛 狄 瑞 琪	托瑪斯·哈代
洛 斯 特	遙遙
	一一一
	二二二
	二二二

目 錄

十三、火與冰.....	佛	洛	斯	特	三五
十四、窗前樹.....	湯	佛	洛	斯	三九
十五、別輕易的沒入良夜中.....	歐	立	姆	特	三七
十六、序曲.....	歐	立	洛	斯	三九
十七、海倫姑媽.....	勞	懷	賓	洛	斯
十八、李察·柯利.....	羅	倫	洛	斯	
十九、名作家書信選.....	史	維	洛	斯	
二十、我決意當個叢林醫生.....	毛	爾	懷	洛	
廿一、萬事通先生.....	奧	提	賓	斯	
廿二、射象.....	沙	揚	洛	斯	
廿三、致嘲笑宗教者.....	畢	齊	維	洛	
廿四、骯髒的街道.....	甘	九	爾	懷	
廿五、回憶.....	五	三	蒂	賓	
廿六、伊芙琳.....	六	一	九	洛	
廿七、暴風雨後.....	七	一	九	斯	
廿八、一隻想要稱王的老虎.....	八	一	九	特	
廿九、擺架子還萃.....	九	一	九	三五	
瑟.....	十	一	九	三七	
阿道斯·赫胥黎.....	十一	一	九	三九	
伯.....	一二	一	九	三九	
廿九.....	一二	一	九	三九	
擺架子還萃.....	二三	一	九	三九	

卅、勢利小人	卡	根	一一七
卅一、乾燥的九月天	福	納	一三三
人文學科			

一、生活的樂趣	林	語	堂	一四九
二、進步是真的嗎？	杜	蘭	夫	一五五
三、哲學的價值	羅	郎	婦	一六一
四、藝術在文化上的重要性	克	孟	素	一六七
五、對原始的嚮往	魯	佛	格	一七七
六、現代人要生存就少不了宗教	齊	德	一八五	
七、歷史哲學	勒	頓	一八九	
八、悲劇的觀念	彌	頓	一九三	
九、語言的功用	漢	比	一〇三	
十、表達情感的音樂	柯	文	一〇九	
十一、大眾心靈：我們最喜好的愚蠢	蘇	利	一一九	
社會科學	焦易士·克	利	一一九	
一、習慣	威廉·詹姆士	金	一一五	
二、社會學是一門科學	索羅	金	一三三	

廿世紀英文傑作精選

三、事業的象牙塔.....	蘭	達	四	爾.....一三九
四、經濟革命.....	華			德.....一四七
五、現代化的未來.....	伍			德.....一五七
六、視聽與其惡果.....	麥			魯.....一六七
七、現代理想的民主政治.....	貝			克.....一七五
八、忠誠與自由.....	馬	克	萊	斯.....二八九
自然科學				
一、科學：毀滅者？創造者？.....	布	隆	諾	斯基.....二九五
二、計算機能思想嗎？.....	德	雷	福三〇五
三、近代科學的起源.....	懷	海	德三一七
四、數學中的人文精神.....	凱	瑟三三九	
五、精神分析與佛洛伊德.....	柏	利	爾三五三
六、本能的性質.....	麥	克	道三六三
七、生活在一個生物學革命的時代.....	佛	來	明三七一
八、戰爭是一個生物學上的現象.....	朱利安·赫胥黎三八五		
九、核子時代的教訓.....	哈	雷三九五	
十、太空與人類的精神.....	亞瑟·克拉克.....四一三			

論詩的欣賞教學

歐立德 (T.S. Eliot)

我沒有學位證書，沒有畢業文憑或其他學術機構所發的證明文件，可以證明我有談論這個題目的資格。我從未教過任何年齡的任何人如何去品賞、理解、欣賞、或如何去談論詩。我認識很多詩人和無數的希望，被人稱為詩人的人。我雖已教過一些書，但尚未教過詩。我之所以提出這個題目的原因，係出於另一個全然不同的理由。據我所知，不但是大專青年，即連中學裏的學生，都必須研習當今詩人的詩作，至少是必須熟悉它們；同時我亦知道，我的詩被採為研習之列，有兩種證明。我的詩劇「教堂謀殺案」被某些學校列為規定用書：其中有一種是在德國印行，附有德文註腳的英文版，另一種是在加拿大印行，附有英文註釋的英文版。此一詩劇以及我其他部份的詩作被學校採用的事實，不僅給我的收入增加了一些可喜的外快；同時亦增加了我信件的往來，而這些信件，雖然未能予以一一答覆，但多少也是為我所歡迎的。這些信件皆是學生——或正確一點地說，為青少年們親筆所寫。他們大部份居住於英國，美國，及德國，還有少數住在亞洲國家。因此，我之提出詩的教學此一題目，係出於一種好奇的心理：我想對這些青年和他們的老師及其教學方法，能有較多的認識。

因為，與我通信的部份青年朋友，看來似乎是被帶錯了方向。有時，我被視作一個「研究計劃」派給他們，較多的，是他們自己的抉擇——為何如此，原因往往不明。（試舉一例：有一位埃及學生，他要寫一篇關於我的作品的論文，但由於當地買不到我的作品，而他又必需要讀，於是便寫信給我，要我把其所

有的著作全部寄給他。不過，這是頗為例外的。）他們時常向我詢問或索取有關我本人的情形或資料，有時且作成問答式的調查表，要我作答。我記得有一位學生曾經問我：據說你僅願與貴族和主教們交往，是否屬實？有時候有人向我索取照片。有些青年似乎要我提供他們作為小型傳記的一切資料，包括我的興趣，嗜好，以及自娛的方式。這些學生究竟是研究詩，抑係祇是研究詩人？他們時常需要解說，不是關於整個的一篇詩（「它的意義何在？」），就是關於某一詩句或片語；而他們所問問題的性質，往往顯示出他們那首詩所用的方法是錯誤的，因為他們所要的乃是不當的闡釋，或所問的純屬無可置答的問題。有時，但較少有，他們熱衷於文學的淵源，這點指明了，他們登入堂奧的時間，似乎開始得太早了一些。

較老的模式

這類事情，在我年青的時候，是沒有的。我曾在學校扎實地學習英文，而感謝上帝的是，從文法開始，然後再到「修辭學」——這也是我所感謝的。並且，我們還得讀上很多散文和韻文的指定用書——大部份是些看來頗為乏味的學校用版本。但從未有人要我們去讀任何可稱為當代的文學作品。

不僅從未有人鼓勵過我們對詩的實際寫作發生興趣，而即使有人鼓勵的話，我也會懷疑到我們是否應該想到與作者通信的事兒。我所收到的部份少年的來信，似乎會受老師的慇懃，但大部份是自動寫的。事實上，他們所寄給我的部份來信，懷疑係為一種嚇唬老師的欲望所鼓舞，希望從作者來人的親筆函件中獲取某種與他們老師所教的有明顯衝突的言詞。（我坦白承認，此類信件係為我有時樂意回答的來函——當他們的老師在我看來似有錯誤之時。）不過，我所要指明的是，由於青年被迫研讀某一詩人的作品而將壓

力加於這位詩人身上的情況，乃是一個現代的現象。我不相信但尼生、白郎寧、及惠笛兒他們（那些天被列入研究對象的詩人如愛倫坡，惠特曼等，更不必說了。）曾經受到充塞信箱的青年們的函件所困擾過。此種當代文學之教學方式——將現存詩人之詩介紹給青年的方法，係一種發生於我們這個時代而未為我所知的事情。此外，我還得悉了另一些與此相似的奇事。在我離開美國十七年之久而於一九三二年返回哈佛大學擔任一項連續演講時，我向窗外瞧去，看見了一隻由於頗似燕八哥的鳥兒而對它發生了興趣。由於我很小的時候就很喜歡觀察鳥兒，因此，對於新英格蘭大部份的留鳥和候鳥，都有相當認識，但對那種尾巴特別粗短的鳥兒，却毫無所知。後經詢問，我才曉得那是一隻燕八哥兒：這種鳥兒已在我不注意的當兒來到了美國，並在那兒繁殖了。這種燕八哥既來居留，因此我想，它也要對當代作家作學術上的研究吧？

我既不想表示我反對介紹當代作家的作品——部份當代作家的作品——作為青年教育的一部份，更非暗示我認為目前的教學方法完全錯誤。我所要指明的祇是：當代詩之教學乃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而當代詩是不能用與適於教過去詩完全相同的方式來教的。而我所謂的「過去詩」，係指任何時代的詩，只要那個時代業已成為歷史的一部份。企圖教導學生去欣賞當代詩，去辨別好與壞、真與偽、創造與模仿，去品賞最佳並且是真正最佳作品的教師，其本身即非有熱誠和識力兩者不可。他不僅必須受過良好教育，通曉過去的文學知識，就如將教職限制於過去文學的教師一樣；並且還要有不依賴他人的優秀鑒賞力才行。

歷史的詩作

我並非暗示我們可以以我幼年時代所教的方式去教，去除熱情和良好的興味。而是說，那時的課程祇

限於地位已爲時間的批判所穩定了的作家。這包括幾部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數篇密爾頓的次要詩作，以及從標準的英美作家到十九世紀末期的詩選。這些可以說都是讀書人不應該忽略的作家。而這兒便是我已經所明言的重要差別：過去的詩，已經成了歷史的一部份。一個人如果忽略他自己的國家，或他自身的種族，或他自己語文的歷史，便不配稱爲受教育的人；我們對於有關文明的，有關從蒙昧時代到獲得藝術與科學的高度成就的，以及有關宗教與道德的歷史，實在應該略有認識。而除非我們對於過去某一時代的文學有所認識，否則我們所有關於那時代的知識便不完全。若欲從想像上窺探過去時代人們的生活，我們必須以他們的思想和感覺方式，去認知所有一切可從他們的文學作品中，特別是從他們的詩中所習知的東西。如此，教授過去文學的教師，也許會覺得他的工作根本與歷史家的工作沒有兩樣——儘管他仍要熱愛那種文學，並具有將他的感覺傳達給學生的能力。但是，現代詩——其中最好的即將成爲歷史的一部份——却不能用與研究已經成爲歷史的詩的方式完全相同的辦法去予以研究。

關於此點，首先讓我考量一下關於過去詩的學校學習法的缺點：它不但忽略了詩乃是一種一直爲人所寫，即今當學生伏在書桌上在逐字分析密爾頓的「愉快的人」(L'Allegro) 或「反省的人」(Il Penseroso) 之時，仍在爲人所寫的東西；同時也忘了詩人希望人們將能爲了欣賞而讀它的事實。其次，再讓我分析一下過分側重現實的弊端：它忽略了過去用同樣語言所寫的部份詩，乃是與如今所寫的同樣好，且其中部份較以往更佳的事實。

他們用以將英文詩介紹給我的方法——我係指學理上的介紹——其最大的缺點乃是：它沒有能够幫助我去欣賞詩作。我想有很多人由於他們之介紹莎士比亞的戲劇而感到了同樣的痛苦：說來很抱歉，當初我

並不喜歡「凱撒大帝」，直到看了馬龍白蘭度和約翰吉爾格所主演的影片，才始有改變；對於「威尼斯商人」一劇，直到如今，仍不喜歡。這也許與我必須站在教室前記誦安東尼的講詞和波秀兒的一段公詞，而我又不善朗誦的事實有部份關係。但我對於「愉快的人」和「反省的人」兩作，亦不喜歡。所幸我沒有必須以同樣的方式學習密爾頓的 *Lycidas*。柯烈治的「古舟子歌」勉強應付了過去。我對我們的老師無可指責。我們有考試必須過關；而我們應該能够應答那些問題，乃是他的責任。

我不知在那個階段學習英國文學有無更好的方式；但爲了使我們能够學習英國文學所遺存的東西，並對它的歷史有一個有系統的認識起見，犧牲少數戲劇和詩作，也許是必須的。我記得我們不但有一本有關英國文學的歷史書要學，同時還得習知一些從莎士比亞到十九世紀末期之間的每一個時期的偉大作家的東西。我們從中所護得的那些知識固然頗有用途；但我認爲，假如當時的重點係放在欣賞之上，而未着重系統的文學概觀和關於主要歷史名家的一些認識的話，那種知識是不會發生如此良好的效用的。總之，究竟有多少十三或十四歲的少年男女能够欣賞莎士比亞或密爾頓的作品？那我就不知道了。

詩作的發現

我想我會在我某篇短論中提過此事，那就是，我第一次對詩領受到強烈的感動，係發生於我十四歲那年，但其發生，並非來自我在學校裏所學的任何功課，而是發生於在家偶然檢起一冊費滋吉羅所譯之波斯詩人奧瑪凱揚（Omar Khayyam）的詩作之時。因此，在此我要不惜重覆說明的是，一個男孩或女孩突然發現詩能够給人一種在此之前全然沒有想到的喜悅，係在其春情發動或即將發動的時候。此種啓悟多半

係發生於對於某一首詩的突然震動：一首由學生本人所發現或由某一位較為年長之人或其老師介紹的詩。但大半不會是來自規定必修，附有註釋的學校課本之中（而為了應付考試，註釋可能比課文更為重要！」）。如今我對我過去遵照我前面所說的規定學習了莎士比亞和密爾頓的某些東西，並不後悔。但詩的發現乃是一種全然不同的經驗，而此種發現可能比我們所藉以發現的詩作要重要得多。我們對於詩的第一次「發現」——就說在十四，十五，或十六歲吧——可能是在我們對詩有了較廣的認識而鑒賞力得到較多的培養之後，透過一首我們已不再太過重視的詩而達到。

事實上，某些詩和某些詩人的功能，似乎就是喚醒我們欣賞的能力，然後再退居到一個較次（但仍時常受到尊重的）地位。譬如拜倫早期的詩；豪斯曼之「希羅郡的少年」（The Shropshire Lad）；布魯克的詩等，即其著例。最偉大的詩人，都是一些需要我們年事漸長始能了解的作家，而他們的作品，要到我們發展成熟時，才能得到較為完全的欣賞。十六歲那年，我從（閱讀非必讀的英國文學史之一部份）杜森的詩作和湯姆遜的「恐怖的夜城」（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之中得到了新的發現。每一種發現皆是新穎而且生動的經驗。但即使是在今日，不論是「恐怖的夜城」還是杜森的「終不悔悟」（Impenitentia Ultima），似乎都不可認為適於作為學校教學之用——在我心中所想的學齡。事實上，由最偉大的作家為尚未成熟得足夠欣賞詩作的我們去選擇學習材料，是有其必要的。

趣味的訓練

現在，且讓我把目前的情況考察一下。在教導同樣年齡的學童中，這是一個側重欣賞而忽略知識，着